



《花雨——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 获奖作者精品卷》序

1998年初秋北京，临近国子监附近街道上，骤然之间出现的艳丽衣裙和神采飞扬脸庞，让人不禁要想到1995年那些称之为女人“狂欢节”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使不容易相聚的女人们心潮不惠，这样的日子引导着女人们下一次和再下一次期待，而期待就会带来令生命感动的事物。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借世妇会东风诞生，到1998年的这个秋天，组织和主持“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讨会”正值第四届。第四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讨会由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委员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国作协创研部共同主办，并且，在本次会议上，三家主办单位联合颁发“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奖”。这是建国以来首届以女性文学为题目的评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站在关怀两性和谐，凸现女性独立文化空间，促进人类文化整体发展的高度对在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者的高规格评奖。它在我国已有各类文学奖项中独具一格，具有崭新的开创意义。评奖“以看评奖对象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写作或工作实绩”为主要特征，分设“创作奖”和“建

设奖”两个奖项，其中，“创作奖”颁发给当代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比较活跃的大陆女性作家；“建设奖”颁发给当代尤其是近年来在女性文学理论建构、译介和组织推动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工作的成绩突出者。获奖候选人由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委员会推荐，获奖者由特设评委会无记名投票选出。获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奖”者共四十余人，她（他）们的“集体亮相”，展现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实力阵容。

全国人大、全国妇联、中国作协、中国文联、香港妇协等单位领导万绍芬、顾秀莲、张锲、张炯、陈建功、董良贇、郑苏薇以及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李世文到会祝贺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雷洁琼、程维高、李海峰、陈香梅、崔晓浔等领导和女性朋友也纷纷打来祝贺的电传、电话，数十家新闻传媒与会并对颁奖和会议进行报道，来自全国近150位女性作家、女性文学研究专家出席了会议及颁奖仪式。颁奖在全社会尤其是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应邀与会的花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李世琦同志当即委托我们结集本次获奖作者代表作品，交由编辑室主任梁东方同志任责任编辑，以高质量、珍藏版尽早推出，以满足各界读者的需要。



这本是卷帙浩繁的工作，因为，以有限的篇幅浓缩、反映获奖者长达几十年的文学写作，或者说是以几卷本、百余万字的篇幅囊括或全面反映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整体写作成就与精神风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认定得失掌握在人，可那又当如何裁剪取舍？——好在，这次评奖中几乎所有获奖者都按评奖要求提供了“个人女性观”和个人代表作，我们依此“照搬”而来，倒也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另外，对每位获奖者和所提供的作品我们都组织了尽可能针对性的“点评”，以便读者对自己关于女性文学的识见映照和

呼应。

附录于卷尾的万绍芬、顾秀莲、张锲、张炯、李世文同志的讲话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中国女性文学辉煌成果的充分肯定，对于广大女性作家、女性文学研究专家所寄予的厚望，无疑加强和深化了本届研讨会暨颁奖的意义。

即使如此，我们也依然无法保持一份真正平静的心情，在组织编撰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一次又一次为众多姐妹们的卓著才华击节赞叹，在她们所营造的瑰丽宫殿前留连不舍，我们一次比一次更强烈感受到本书的沉重意义，感觉到历史严厉而又无言的检阅——中国女性文学会因之起承转合吗？……愿你的心和我们一起跳动！

感谢广东南方自然博物院有限公司，感谢中国乐凯胶片公司，感谢花山文艺出版社以及所有对此次颁奖和图书出版提供支持的单位和个人，他们对中国女性文学事业所作的贡献将永志卷册。

编 者

1999年6月于石家庄

目 录

(2)	关于女人（我的女性观）	方 方
(5)	暗示	方 方
(45)	没有家的女人（点评）	谭 湘
(48)	女作家的自我（我的女性观）	王安忆
(55)	天仙配	王安忆
(73)	故事和讲故事（点评）	荒 林
(76)	顺其自然（我的女性观）	池 莉
(77)	让梦穿越你的心	池 莉
(108)	宽容和无私（我的女性观）	迟子建
(110)	雾月牛栏	迟子建
(132)	亲亲土豆	迟子建
(152)	温馨与忧郁（点评）	刘思谦
(155)	找回你自己（我的女性观）	宗 璞
(157)	心祭	宗 璞
(171)	鲁鲁	宗 璞
(185)	蜗居	宗 璞
(195)	认真与自由（点评）	陈骏涛
(198)	忧伤荆棘路（我的女性观）	徐 坤
(200)	厨房	徐 坤

(220)	狗日的足球	徐 坤
(241)	女人的路 (点评)	谭 湘
(244)	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我的女性观)	徐小斌
(246)	天籁	徐小斌
(278)	银盾	徐小斌
(290)	寓言 (点评)	丹 姹
(296)	孕妇和牛	铁 凝
(303)	麦秸垛	铁 凝
(370)	现代女性身份的彷徨 (点评)	戴锦华
(373)	要一面自己的镜子 (我的女性观)	舒 婷
(376)	致橡树	舒 婷
(378)	神女峰	舒 婷
(380)	惠安女子	舒 婷
(381)	水仙	舒 婷
(383)	最后的挽歌	舒 婷
(401)	成熟起来的诗心 (点评)	吴思敬
(404)	超性别意识 (我的女性观) ...	陈 染
(406)	破开	陈 染

(438)	从角色累赘中突围 (点评) ...	戴锦华
(442)	平等第一 差异第二 (我的女性观)	毕淑敏
(444)	女人之约	毕淑敏
(473)	中性的写作 (点评)	陈骏涛
(475)	寄语张洁	谭 湘
(478)	梦当好处成乌有	张 洁
(526)	穿越时空的梦幻思索	季红真
(529)	写作的女人 (我的女性观) ...	张抗抗
(534)	瞬息与永恒的舞蹈	张抗抗
(540)	女人和“榆钱”	张抗抗
(544)	牡丹的拒绝	张抗抗
(548)	埃菲尔铁塔沉思	张抗抗
(552)	一个世纪的回声 (点评)	谭 湘
(555)	下辈子做什么? (我的女性观)	范小青
(557)	瑞云	范小青
(572)	失踪	范小青
(588)	女人的身份 (点评)	谭 湘
(591)	我对国内当代女性文学的看法 (我的女性观)	残 雪

(593)	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 …	残 雪
(598)	两个身世不明的人 ……………	残 雪
(611)	匿名者 ……………	残 雪
(622)	在她们与作品之间（点评） …	丹 姪

方方

女，一级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北作协副主席。生于1955年，高中毕业后当过工人，1982年大学中文系毕业，早年写诗，大学期间开始小说创作。现为湖北作协专业作家。



出版的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大篷车”上》、《行云流水》、《一唱三叹》、《行为艺术》、《风景》、《何处是我家园》等；散文集《闲聊》、《雅兴》、《听取自然》、《亲情》等。总计出版作品25部，1996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方方文集》5卷本。方方曾出访美国、缅甸、日本、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亦有作品多篇被译往国外。

我的女性观：关于女人

方 方

有一种很为流行的看法：如果一个女人很直率很爽朗，办事很干练很痛快，说话一是一，二是二，十分明确，三言两语便能把事情说到位，那么不管她在家里是否做家务以及对她的丈夫是否温柔对她的小孩是否耐心有没有尽到为妻为母的责任，人们总还是喜欢说她像个男人或说是“强女人”；如果一个女人说话声音很小，做事节奏很缓慢，总是露出一副怯生生的样子，把想法和主意放在心里不轻易地说出来，见人很少开口，说一件事也总是婉婉转转地半天说不出事情的实质（通常便认为这是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最喜欢表白自己爱做的事是烧饭织毛衣伺候丈夫等，于是人们又都喜欢说她“女人味儿很足”或是“地道的东方女性”。人们谈及前者，语气中贬多于褒；而论及后者，话意中则褒多于贬。不仅男人如此，女人自己也如此。

女人应该怎么做才像个女人，这其实是没有标准的。认为说话轻言细语，胆小羞怯，行动缓慢，以及有事深藏于心，含而不露，为男人而不是为自己展示魅力，才具有女人的味道一说，乃是几千年来中国男人为一己之需而一厢情愿地替女人构造的框架。几千年的男权中心和夫权的统治，使得中国女人的天性长久地处在压抑的状态下，一代又一代。



这种压抑的状态下所形成的畸形心理甚至成为了女人的一种自觉或说是一种自然，并得到了女人自己的认同。许多女人都按这个框架来塑造自己，也用这个框架来衡量别人，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女人应该的形象。为此常能见到女人们自己跳出来告诫别的女人当如何如何讨得男人欢喜，如何如何使自己更像女人等等，热心地为满足男人们的需要浓妆艳抹出一批可让男人喜欢的小女子，倒把男人们在许多许多年前强行压制和逼迫女人必须如此这般的暴力忘得干干净净。这真是男人的一大胜利，女人的一大悲哀。

中国一向对女人有“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之一说。这种分野多是根据家庭境况和文化档次来分别的。前者一般都很有自己的想法，敢说敢为，个性色彩强烈（也包括任性），心理发育很健全。这是她们人生早期便能接受民主和自由的思想以及她们的无衣食之忧的生活氛围以及她们父母的文化素质使然。“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一大批敢于冲破四面八方对女性的歧视和束缚而挺立于人生舞台的女人们，便几乎全来自这一类的家庭。迄今为止，仍然是从社会上层或知识阶层家庭中走出来的女性，个性鲜明，平等意识强烈，在社会中向往特立而独行（这是指她们的一种精神和人格而并非说她们不成家），追求女性的自我。她们愿与男人并驾齐驱而不愿为男人所左右；她们服从于真理和道义，而不是服从男人。虽不讨男人喜欢，但她们却是真正的女人，是女性中的杰出代表，是女人的方向。

后者即所谓“小家碧玉”中尤易出男人们（尤其是文化层次略低的男人）所赞不绝口的有“女人味儿”的女人。她们确有很多的优点，因生存条件所限、命运感所使，她们自小就很懂得节制自己，知道见人说话和见事说话，从容应对各种琐事，世俗礼节也很熟稔。居家过日子，她们是很实际

也很可贵的一批人。但以理性的目光来看，她们其实是一种在压抑氛围下长大的女人，或许她们并未清楚意识到这种压抑。因为家境而远离新文化的氛围，她们在童年的时候，天性便已被打叶整枝得多少有些畸性。这种畸性是指她们的个性得不到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她们多是按照父母的要求塑造自己。而她们的父母往往正是世俗的旧信息的承接和传播者，这种非正确的引导，使得她们一生下来就认为做女人该有做女人的样子。待她们接受了先进的思想教育时，她们多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处世观和人生观。在精神生活和人格上难免没有一种“小女人”气，虽然能讨得男人们的喜欢和怜爱，但毕竟无法显示女性的进步。

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前一种女人摆出的姿态是抗衡，后一种女人摆出的姿态是奉迎。我以为女人们想要真正解放自己，独立于世，得到自己应有的一份社会尊重，最好去抗衡；而女人们若只想过舒舒服服的小日子，把命运之绳交于男人操纵，并以讨男人的喝彩为快乐，那么就去奉迎。每一种选择都自有其合理的一面，旁人也无话可说。不过，有一个事实是不得不承认的：随着世界的进步，中国亦必然与世界同步，教育和文化的普及给予女人们发展个性的空间将越来越大，小女人必定会自然减员。这大约会使男人失望，却会让女人自豪。



暗 示

方 方

叶桑想起衣服没有洗时，黄昏已经结束了。空气中有一层粉尘的色彩。叶桑笑笑对自己说：“我今天简直糊涂了。”

于是她便开始把脏衣服往洗衣机里送。邢志伟那时候坐在沙发上打电话。在邢志伟抑扬顿挫的声音里，叶桑把最后一件衣服塞进洗桶。

水便开始旋转起来。叶桑凝神望着衣服和洗粉渐渐地被卷入水中。有一支歌恰好进入她的耳朵。唱歌的人似乎很动情：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感情深浓得让叶桑觉不出来这歌是从窗外传入还是由洗衣机里那个小小的漩涡中扑面升起。隐约中只觉得那支歌如同一个人的低语。她笑笑，觉得人生很矫情。应该说叶桑日常还是很喜欢有流行歌曲萦绕耳边的。但这不影响她对流行歌曲实乃“无病呻吟”的总体评价。叶桑说就像人人都明白腌菜价廉而无营养，却仍然喜欢吃一样。邢志伟的妹妹正是唱流行歌曲的，听了叶桑这一说，从此不进她哥哥的家门。

旋转的水翻起了邢志伟的一件衬衣，叶桑忽想起忘了搜搜邢志伟的衬衣口袋。她又一次笑笑对自己说：“我今天简

直糊涂透了。”上回有一张红色电影票在里面，结果将那件很漂亮的“鳄鱼牌”衬衣染了色。邢志伟说电影票是公家发的，看的是《焦裕禄》，还强化说李雪健演得土极了。邢志伟那天对叶桑尤其地殷勤。叶桑心里满不是滋味却没有追问。她想书上常说在这些小事上穷追猛打男人是最没出息的女子才会做的事。她天天都这么想，倒真也宽心了好多。

叶桑听着那支飘渺而来的歌，怀着散漫的心情自我调侃。这回如果再摸出一张，难保邢志伟就不会说是刚看的《大决战》。想着她的手居然就真在衬衣口袋里触到了什么。

这是一张淡蓝色的纸条。外面的“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仍然坚持情深意浓地低语。蓝纸条上写着：“老地方见行吗？好想你呵。”落款为“丁香”。字迹娟秀得很有暧昧色彩。叶桑的头皮顿时一哆嗦，满眼金花便如尘土纷纷而落。她想这也是因为今天我的糊涂所致？

叶桑拿了纸条走到邢志伟跟前，她的心口隐隐地痛。邢志伟是在给他的上司打电话。虽然唯唯诺诺却也还没忘记把马屁拍得恰到好处。叶桑便将纸条展开放在邢志伟面前，然后在沙发的另一头坐下。她一脸冷然地盯着邢志伟，心说我看你怎么跟我交待？

邢志伟放下电话，拿起纸条，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出现，只是用一种淡淡的口气反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要干什么？”

一时间叶桑倒呆住了，因为她的确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已由低语变成了嚎叫，以一副荡气回肠的姿态在叶桑和邢志伟面面对的距离中穿行。在叶桑的怔忡之间，邢志伟面不改色心不跳且还浮出一脸冷笑，然后，看也没有看叶桑一眼便甩手而去。

随着门“哐”地一声响，低语和嚎叫一瞬间全部消失，



叶桑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口冷气便从头一直渗到了脚心。她想要哭，可眼泪终于还是没有流下来。地上新铺的塑料地板被她这才仔细地拖过一遍，了无灰尘。叶桑望着地板想，如果眼泪落在上面，一定会显得很晶莹的，而且在顶灯的照射下还会有反光。如此想着，她还是没有眼泪。

夜便是在叶桑无泪地坐在沙发上时进入深处。虫鸣声音很微弱，却明显着是浓妆重抹着夜色。邢志伟一直没有回来。叶桑想，这么说是去了那个“老地方”了？是同那位“丁香”在幽会？正拥抱和接吻么？像当年她领教过的一样，有一只手伸入那个丁香的胸部，然后一直往下滑着？然后用一种作报告似的语言说要做“更深入的了解”？叶桑想着头皮竟发麻，时时地有嗡嗡声袭来，胸口也有些堵。叶桑说我的眼泪该不是已经像河水一样在脸上泛滥了吧？

然而叶桑的眼泪还是没有落下来，这使她多少有些意外。后来闹钟便响了。它在每天早上固定的时间里响起，使一个空空的房间生出家庭氛围。叶桑用手在脸上揩了一把，站了起来。无泪的脸很是干燥。叶桑便走进卫生间。她精精细细地为自己洗了一把脸，将长发盘上了头顶。在盘发时她甚至想起一个叫韦唯的歌星。叶桑一直觉得自己的头发跟韦唯的类同。她知道韦唯嫁给了一个美国佬，而且还跟他生了个孩子，正在从一流歌手的位置上往回走。从报纸正面上看，她很幸福，可从反面呢？叶桑想，那可就难说了。叶桑为自己煮了一碗泡饭，夹着一点榨菜丝简简便便地吃完，拎了自己出差常用的包，便出门了。她没有为邢志伟留条，她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过留条这件事。

叶桑走出宿舍大门时，太阳刚好出来。阳光照耀着她的脸，像晒化冰块一样轻易地将她脸上一夜未眠的疲惫晒散。她叫了一辆“的士”，用一种她自己都觉得十分从容的声音

对司机说：“往前走。”她几乎没有看一眼她已经住了八年之久的那幢宿舍楼，便一走永远不回头。

“的士”载着她在绿树浓荫中穿行。路过了邢志伟工作的那栋豪华的大厦。大厦以刺目的姿态从他们面前晃过，她却有如没有见到一般。

司机说：“不在这里停？”

叶桑反问道：“凭什么要停那里？”

司机说：“我只是问问，因为从你们那幢楼里出来的人很多都是在这里停的。”

叶桑冷笑一声道：“你倒像懂得很多。可我不是。”

司机便很不悦了，说：“你去哪里我不管，可是你要告诉我我得朝哪边开。”

叶桑足足想了五分钟之久，才说：“也许到下关码头比较合适。”

二

叶桑搭乘的船是“江申”号。船是傍晚六点半开的。一声长鸣，轮船离港，叶桑方霍然而惊。她意识到自己是离家出走了。她想，我会到哪里去呢？我是不是还糊涂着？

叶桑买的是四等舱船票，她印象中自己是买二等舱的。家里的钱主要为邢志伟所赚，她想狠狠花一笔钱，权当出气。可不知怎么，她还是只买了四等舱。这使她瞬间想起一个词：鬼使神差。她想这是最恰如其分不过了。

四等舱里十来个人，而且乡下男人居多，臭气烘烘。叶桑在她的床位上呆坐了三分钟，便怀着满心的厌恶走了出去。她走到了船尾，依在船边。她眼里仿佛是满眼风光，又仿佛空空如也。然后她就一直呆在那里。



船很笨重地在两岸灯火的相夹下缓缓而行。船过之处，像一把锐利的刀，将平展的江水开肠剖肚。翻开的浪便白花地沿着刀口朝着两边翻卷去。但只是一会儿，被船犁开的刀口便愈合得天衣无缝，就仿佛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一样。叶桑想这就是水。随之又跟着想起一句老话：女人如水。叶桑这么一想，心里便生出觉悟。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叶桑想。她觉得自己总算晓得这句话的来头了。这老话本来就是男人想出来的。女人一直以为是夸女人的，是指女人的清爽和柔顺，却从来也没有真正意识到它的刻毒之指：女人不仅有开肠剖肚之痛，且还需将这痛楚掩盖得天衣无缝。因为女人就是水。

天便在她恍恍惚惚的觉悟中黑透了。江上白色的浪花倏然消失。只剩得一匹硕大的黑缎子在叶桑的面前涌动。这种涌动一直随船而行。来自空中抑或是来自船下阵阵不安的喧哗与悸动也一直随船而行。两岸的灯在叶桑凝神江水的两眼边角渐明渐灭。好像被风吹熄，也好像被船所弃。殊路同归，无论吹熄或者遗弃。总之全都是在一无无际的幕布间消失。

涌动中的行走，令叶桑突生一种心驰神往的感觉。她想这种流动是多么有意思呀，是什么样的动力在驱动着它这么着长流不息呢？它的最深处究竟是喧哗着的还是静谧着的呢？溶入流水间会有有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为什么人不能活在这生生不息的水里，赤裸裸着彼此都对对方透明呢？叶桑由不得轻叹一口气。一个苍老的声音便在她叹气完后响起：“孩子，你不是想不开吧？”

那支低吟过又回荡过的歌声伴随而来：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叶桑回过头，莞尔一笑：“还好。”她看到一个银髯鹤发的老头。老头黑白分明的两只眼睛令叶桑凝固